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



勒内·笛卡尔先生 在他的时代

〔法〕皮埃尔·弗雷德里斯著

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

[法] 皮埃尔·弗雷德里斯 著

管震湖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0373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 / (法) 弗雷德里斯著; 管震湖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100-02068-9

I. 勒… II. ①弗… ②管… III. ①笛卡尔, R. (1596~1650)-生平事迹 ②笛卡尔, R. (1596~1650)-哲学思想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997 号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LÈNÈI DÍKǎĒR XIǎNShENG Zài TĀDE Shídài

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

[法] 皮埃尔·弗雷德里斯 著

管震湖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068-9/K·478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0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11 张

定价: 18.40 元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当然，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同时也陆续增加一些新选题。采用原译本排印，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F101.51.04

目 录

笛卡尔之谜(代序).....	1
第一篇 科学之树(1596—1628).....	16
耶稣会士的学生.....	16
业余军人.....	31
11月某夜的梦	45
玫瑰、十字架和火枪	59
在巴黎和罗马的旗帜下.....	70
用数学证明上帝存在.....	79
又一亚里士多德.....	95
第二篇 开花(1628—1637).....	111
“我思,故我在”	111
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	129
勒内·笛卡尔的世界.....	145
“某个小小的腺.....”	153
伽利略事件.....	165
“1634年10月15日星期日”	178
《论方法》.....	188
第三篇 知识之果(1638—1650).....	204
圣马丁之夏.....	204

形而上学家的书斋·····	213
安德盖斯特城堡主·····	224
波希米亚公主·····	236
谨慎之路·····	250
幻灭·····	258
头一次提到席提亚女王·····	278
《要义》之父和巴斯噶先生之子·····	285
盐粒、雪花和动物胚胎·····	303
重新找到而后又失去法国·····	317
“一只脚在一个国家,另一只脚在另一个国家”·····	324
“免流法国人的血啦!”·····	339
神圣的怪物·····	351
附录一 笛卡尔生平大事年表·····	359
附录二 笛卡尔著作年表和主要著作简介·····	364

笛卡尔之谜(代序)

“关于我，人们论述得太多，搞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保罗·瓦勒里^①：《我的浮士德》

法国人具有笛卡尔精神。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说的，或者是为了引以为荣，或者是为了表示不满。外国人也跟着学说不已：笛卡尔主义是一个典型的法国现象。那么，什么是笛卡尔精神呢？人们继续说道，笛卡尔精神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运用一种确实可靠的方法——探求真理。世人如果不折服于这种美妙的逻辑，那算他们活该！说到这里，意见大体上一致；然而，一旦追述到这位方法论创始人，意见就不一致了。无论是蒙田，还是拉伯雷、狄德罗、伏尔泰、卢梭，或者雨果老爹，描述他们的形象，我们很容易取得一致，那就是按照这种形象在民众想象中出现的那个样子，再加上从历史探讨和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关于他们本人我们所得知的情况。关于笛卡尔，从我们上小学时起，我们知道的就是一般法国人都珍视的伟大的思想大师，是制作一切层次天然光芒的技师。笛卡尔是关在房间里就发现了大自然一切机制结构的钥匙的人，又是那一往无前觅路走出森林的大名鼎鼎的骑士。分别来看，尽人皆知的这两种人云亦云表现的是一种根

^① 保罗·瓦勒里(旧译：梵乐希)(1871—1945)，法国著名诗人。《我的浮士德》是其遗著。——译注

本上模棱两可；合起来看，无非是在一种严密封闭的旋转木马里边周而复始地兜圈子。

笛卡尔活了 54 岁——从 1596 年到 1650 年。这 54 年中有 32 年——最初的 32 年，关于他的事迹和行为，我们几乎没有掌握任何第一手材料。掌握的标明了日期的材料只是仅有的几件。1618 年，他前往荷兰，化装为军人。1619 年，他在德国他的“火炉”^①里。他从那里边出来了。他告诉我们：“以后的 9 年，我只是在世界上到处漂流。”关于他在欧洲中部旅行两年和游历意大利 18 个月，我们差不多是毫无所知。关于他几次寓居巴黎的情况，我们所知也不很多。1628 年，他再次前往荷兰。他那篇帙浩繁的书信现存的，只是在这次前往荷兰之后才开始的。关于他的私生活，我们希望知道的一切，他也是守口如瓶。他的一部分时间用来撰写和修整其著作，而这些著作他却不肯拿出来出版。他的座右铭是 *Bene qui latuit, bene vixit*（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20 年中，他在法国只呆了 15 个月。1648 年他最后一次离开了巴黎，就像火烧屁股似的。以后他就客死于斯德哥尔摩。这或者是他寻求逃避，或者是他要隐匿起来。他这种行为正是一个有一切理由害怕他的同时代人、也害怕他自己的人所行所为。这点看法说来寻常，其实，要再现其人，正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极其简单干脆的笛卡尔传，也留下了一系列使人困惑的问题——就算是我们没想到这些问题。

他的朋友们几乎全都认为他是个正统的天主教徒、非常真诚的信教者。他自己也是这样自我描绘的。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过。然而，他一再表白自己的信仰，事实上也俯首帖耳，还持续

① “火炉”，笛卡尔用来指当兵时有闲暇终日足不出户、躲在里边“跟自己的思想谈天”的“暖暖和和的房间”。参看第 46 页。——译注

不断争取值得教会的支持，却未能免遭指责为不虔诚。生前，他受到改革派神学家的公开攻击；他自己的老师们也怀疑他是个冒险家而不予信任。他去世后13年，罗马把他的著作列为禁书。1674年，奥拉托里会^①教士马勒伯朗希给他恢复名誉。1680年，耶稣会教士华洛瓦^②竭力要把他打倒：“笛卡尔先生涉及肉体本质和属性的看法”导致“加尔文关于圣体问题的错误”。1689年，索瓦松的主教于埃^③先生把笛卡尔比作被火刑处死的异端分子布鲁诺。博絮埃^④在给予埃的信中说：“我看出在笛卡尔哲学掩盖下正在酝酿一场反教会大战。我看见从它的体内、从它的要素中——按照我的不被人理解的看法——诞生出不止一个异端；我预见到：从中得出的反对我们祖祖辈辈坚持的教条的结论，即将使得笛卡尔哲学面目可憎，也将使得教会丧失为了在哲学家们心灵中确立神、确立灵魂不朽而可能指望从笛卡尔哲学中获得的一切成果。”这里，可以指出博絮埃有个伏笔：笛卡尔主义的要素本当可以为教会服务，使其成为有害的只是“从中得出的结论”。半个世纪以后，异端公然出现。拉美特里写道：“固然笛卡尔有过许多错误。但他毕竟知道动物本性：他第一个完善证明动物纯粹是机器。……在我看来，这一伟大承认补救了他的一切错误。因为，不管他怎样大唱特唱两种实质的区别，显然，这毕竟只是玩弄手法，只是笔头花招，用来促使神学家们咽下只有他们自己才看不出来、隐藏在一种类比之下的毒药。正是这一强有力的类比，迫使一切学问家和真正有判

① 奥拉托里会：彼埃尔·德·贝聿尔1611年创立的天主教修会，17世纪在西欧天主教国家占优势。——译注

② 亨利·德·华洛瓦(1603—1676)，耶稣会当时在法国的首领之一。——译注

③ 彼埃尔·但以理·于埃(1630—1721)，法国神学家、学者。——译注

④ 雅各·贝尼涅·博絮埃(1627—1704)，法国名作家，教士，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断力的人们承认：这些骄傲虚荣的生物，与其说是由于‘人’这个称号、不如说是由于傲慢而优异的生物，实质上只是直立爬行的动物、机器。”

反对宗教的人们就这样把笛卡尔引为同好（死了的人总是代人受过的），正如他生命的中期，拥护他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后来，制宪议会^①和国民公会^②都发布法令，说他是它们的先驱。至于他所宣布的宗教信仰，他所写的证明上帝存在的篇章，那都是“笔头花招”罢了。圣西门主义者、实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也自称是他的信徒。然而，维克多·库赞^③指出，他是现代唯灵论的奠基人。夏尔·亚当^④认为，他的形而上学的决定因素是观念论。阿兰^⑤和利亚尔^⑥看出他是个自由派唯理论者；若望·拉波尔特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经验论者；吉尔松^⑦笔下是一个中世纪神学家。众说不一，有说笛卡尔拥护罗马宗座教会的；也有说笛卡尔是雨格诺^⑧的；还有，笛卡尔是个假面人，自觉自愿瞒天过海；笛卡尔是神

① 制宪议会：1789年法国革命所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议会，它所制定的1791年宪法是一个向君主制妥协的宪法，虽然它前此采取过没收教会财产和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革命措施。——译注

② 国民公会：继制宪议会之后的法国资产阶级议会，它终于废除君主制，确立共和，并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同意把国王斩首。——译注

③ 维克多·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他企图调和笛卡尔和康德，自称折衷主义者。——译注

④ 夏尔·亚当（1857—1940）：法国哲学家，以与保罗·塔纳里合编第一个完整的《笛卡尔全集》著称。——译注

⑤ 阿兰：爱弥儿·夏尔蒂耶（1868—1951）的笔名，法国哲学家、美学家。——译注

⑥ 路易·利亚尔（1846—1917）：法国哲学家、教授。——译注

⑦ 埃谦纳·吉尔松（1884—1960）：法国哲学家、教授，著有《笛卡尔的自由观和神学》等等著作。吉尔松尤其研究中世纪哲学。——译注

⑧ 雨格诺（或译“胡格诺”）：16至18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新教徒的蔑称，由德文“联盟分子”一词歪曲为法语而得名。——译注

秘教义者，是“玫瑰十字架会”^①会员；笛卡尔是秘密社团的走卒；笛卡尔是革命派；笛卡尔鼓吹资产阶级秩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人认为他是西方睿智的最天才表达者；也有些人说，这么个学究无所不知，却又多一点也不知道；他守护着“智慧便宜市场”；他是唯理论者中最愚蠢的；他是埋葬任何艺术、任何诗的掘墓人；他对我们文化的解体应负主要责任。有多少人写评论，就有多少个普罗特乌斯-笛卡尔^②。把那些评论读它十九、二十遍，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

笛卡尔是又一亚里士多德：淹没于浩浩森森的注释之中。最简便的办法，难道不是我们自己阅读他的著作，而不局限于《论方法》的某些篇页？然而，这里又出现了别的困难。笛卡尔原著的历史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勒内·笛卡尔 1650 年在斯德哥尔摩逝世时，他的声誉的基础是 4 部著作：《论方法》、《玄想集》、《要义》和《灵魂的激情》^③。这 4 部著作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也只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一部分，即，他愿意公之于众的那一部分。他的朋友中间有些人知道，《要义》无非是 20 年前他撰写而不肯拿出来发表的那部著作《论光》（或称《论世界》）的翻版。他们还知道，他还写有一部著作叫做《论人》，

① 玫瑰十字架会：17 世纪主要流传于德意志的一种秘传教，由一个神学家所写小说中的骑士的名字“玫瑰十字”（德文）而得名。关于这个会和笛卡尔是不是其会员，本书第一部分第四章中有详尽论述。——译注

② 普罗特乌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善于变化。——译注

③ 《灵魂的激情》：笛卡尔在《论人》中即已指出，“心灵的一种特殊激动”无需借助于意志便在我们灵魂内部激起的那些“思想”（按，即 *cogito*），正确的称呼就是“激情”。在《灵魂的激情》第一部分中又说，灵魂的激情，就是“觉知、感觉或某些特殊涉及灵魂并为心灵某些运动所致生、维持和加强的灵魂激动”。这些都不是汉语“激情”或“嗜欲”所能概括的，因此不宜以这两个词来译 *passions*。——译注

此外还有六、七篇论文,这些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还有数百封信,收信人都不肯透露内容。总之,笛卡尔当时未出版的著作数量上大大超过当时刊行的著作^①。

他去世后若干星期,对他的遗稿进行过两个地方的清理登记。在莱顿,他留下了一口大箱子,里面却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找到。然而,就在斯德哥尔摩,他的好友、法国大使夏努整理出一份清单,传之后世。这份清单计 23 项,其中包括已发表著作的一些手稿,笛卡尔收到或写出去(主要是写给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的信函的抄件,以及一些未发表过的著作(大家知道或猜到有这些著作存在):一篇关于音乐的论述,《指导心灵的原则》,一部《人体描绘》,还有《论人》的一部分。此外有“一小本羊皮书”,遗物登记簿中予以详尽叙述。在这本羊皮书里,笛卡尔保存下若干系列的札记,其中之一名叫《奥林匹卡》,另一叫做《实验》。第一眼即可看出,这是一种私人笔记。“遗物登记簿上编号 C 的这本书,看来全部是他年轻时写的”。最早的日期是 1619 年 1 月。这样看来,笛卡尔随身携带了 31 年。这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特别是因为他连《玄想集》的手稿和《论方法》的手稿都懒得保存。

斯德哥尔摩遗稿,至少其中的大部分,1653 年才由夏努送至巴黎其内弟克洛德·克莱斯利耶。同年出版了两小本用拉丁文概述笛卡尔生平的著作。第一种的作者是一个名叫但以理·利普斯托普的人,他是德国吕贝克大学教授,可能是在德国碰见夏努的。第二种的作者是彼埃尔·博瑞尔,他后来成为御医、科学院院士,

① 《论方法》有 3 篇附录(《屈光学》、《天象》、《几何学》),1637 年以法文出版,1644 年以拉丁文出版;《玄想集》出版于 1641 年(拉丁文),法语译文为 1647 年;《哲学要义》两次出版,1644 年和 1647 年;《灵魂的激情》1649 年以法文出版。此外,笛卡尔还在荷兰发表过若干论战性小册子,但传播的范围一直很有限。——原注(以下除注明外,均为原注。)

又是高卢古文物爱好者。博瑞尔写作材料的来源大概是医生、炼金术士韦勒勃勒席欧，肯定无疑还有克莱斯利耶。但是，克莱斯利耶也像夏努一样，个人结识笛卡尔只是 1644 年的事情，而韦勒勃勒席欧好像在 1635 年以后就没有再见过笛卡尔。博瑞尔和利普斯托普都搜集了若干回忆片断，还抄录了某些函件的词句；至于其他，纯属虚构，尽管他们写作时，笛卡尔逝世还不到 3 年。这两部“传略”对于我们几乎毫无裨益。

作为历史学家，克莱斯利耶虽然非常崇拜笛卡尔，却并不比博瑞尔和利普斯托普天分更高些。作为遗物保管者，他不太懂得对自己掌握的那一大堆手稿从哪里啃进去。从 1657 年到 1667 年，他发表了三批笛卡尔书信。第一个集子目的在于提醒上流社会人士：与《论方法》的作者书信来往的有两位名高位显：一位是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一位是瑞典的克丽丝汀，前者是公主，后者是女王。第二集收入的信件都是探讨科学问题的。第三集纯粹是为了给他辩解：把笛卡尔描述为思想纯正、对神学家权威唯命是从的人。那些年中间还在莱顿出版了《论人》的拉丁译文；而克莱斯利耶自己则经手出版了《论人》的法语原文，还有《论胚胎的形成》，《笛卡尔先生论世界，或称论光》。

因此，在莱布尼兹于 1670 年买下《指导心灵的原则》尚存于荷兰的一个抄本之前，笛卡尔著作已经刊印的种数已经大大增加了。莱布尼兹早就对笛卡尔的作品很感兴趣。他感到兴趣只是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汉诺威公爷们的图书总管。1675 年他来到巴黎。在克莱斯利耶拥有的笛卡尔未发表著作中，他发现了那“一小本羊皮书”。他悉心加以研究。他反复作出摘记，第二年回汉诺威时带走了杂乱的一堆材料。夏努已于 1662 年去世。1684 年，克莱斯利耶也死了，留下遗嘱把他的全部收藏遗留给一位姓勒格朗的先生，嘱托他继续出版笛卡尔的手稿。这位勒格朗觉得担子太重，几乎

立即就转托给阿德里安·巴伊叶神父^①。

巴伊叶在笛卡尔研究史中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他为人笃实忠诚。他出生于笛卡尔弃世前一年，其贡献超过所有自诩为怀念笛卡尔的人所做的一切。

在勒格朗的合作之下，他千方百计同认识笛卡尔本人的人士或搜集到关于笛卡尔的若干有价值的材料的人士拉上关系。只要做得到，他就亲自去拜会。无论是在都灵，还是在布列塔尼，或者荷兰、瑞典、法国，他到处记述或请对方写下来。不幸，这时距离笛卡尔逝世已经35年了。笛卡尔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已经不在。尽管收获甚丰，在许多问题上只是带来贫乏的或可疑的材料。

巴伊叶的写作持续了6年。在1691年终于出版了《笛卡尔先生的生平》，两大卷，极其繁杂，作者只好立即写了一个“节本”于1693年出版。巴伊叶在长篇序言中讲述了写作的缘起和过程，否认意欲把笛卡尔描述为圣人。他承认笛卡尔有过一个姘头，她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女。他又说，从这种承认中，“人们一定能够判断：假如我能够发现什么，只要他在宗教感情方面有什么越轨行为，我是多么乐意绝不轻饶。不过，为了表明自己并不自命为在这一点上最心明眼亮，我坦率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嫉妒他的人士中目光最为尖刻者自认为发现了一切我也合盘托出。在这方面，我不保留其他自由，仅仅保留尽可能有礼貌地区分真伪、破除诽谤的自由。”

^① “勒格朗先生”的名字，巴伊叶说是“若望-巴提斯特”，利用其作品的笛卡尔研究者只称呼他为“若望-巴提斯特·勒格朗”。但另有一个勒格朗，是人们禁不住指为同一人的，那就是出现在国立图书馆卡片上的那一位，名叫安托万·勒·格朗，方济各派教士，《遵照勒内·笛卡尔先生的原则而确立的哲学体系》(1675)和《为勒内·笛卡尔辩》(1679)的作者。那么，当时是不是有两位笛卡尔信徒，都姓勒格朗呢？不过，这个问题丝毫不改变以后的历史。我指出这一点，只是作为许许多多不能肯定的事情中的一个小小例证，而任何笛卡尔研究都要遇到这类障碍。

这位高尚的神父苦恼的倒不是笛卡尔著作被列为禁书“以待更正”^①。因为——他胸怀坦荡地指出——宗教审判者们并不屑于作出他们认为必要的这些更正；而且，既然“他们又不肯委托别人加以更正，对于他们这种例行套语早已安之若素的公众也就不认为应该停止自己并不觉得不良读物的阅读”。事实上，罗马教廷的判处“死刑”从来未能打断笛卡尔著作的继续出版。然而，对笛卡尔学说的攻讦、关于笛卡尔究竟是怎样的人的争论一刻也未停止。当时的法国正值“不宽容精神”猖獗之时。南特敕令^②于1685年被宣布废除。那么，对笛卡尔最有利的服务是什么呢？那就是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正统派。这就是巴伊叶的意图。笛卡尔“对整个教会机构竭诚效忠之心不可动摇”。笛卡尔不单单尊重神性，他还尊重一切包含着“圣廷性质或仅仅圣廷名称”之物，还尊重耶稣会教士，还尊重——巴伊叶并不怯于肯定这一点——“索尔朋^③，即整个巴黎神学院，在他看来，它掌握着科学的钥匙”。

关于笛卡尔的生平，巴伊叶一人提供的情况比谁都充分。他耕作极其辛勤，功绩无比巨大。虽然著作迟迟问世，他仍是第一位严肃认真的笛卡尔传记家。作为史实组合者，尽管知识方面有缺陷，他至今还是无可置代的。作为解释者，他却是有其偏颇的。这就产生了双重结果：我们既不可撇弃他，又不能全盘接受他那辩诉状式的推演。巴伊叶把笛卡尔辩词节略写完之时，是回到了似乎为其初衷的起点，即，写的是圣徒列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教友

① Donec corrigetur. ——译注

② 南特敕令：国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在法国南特颁布的敕令，主张全国天主教徒对雨格诺采取宽容态度，后被路易十四废除。——译注

③ 索尔朋：路易九世（圣路易）的忏悔师罗伯·德·索尔朋（1201—1274）于13世纪中叶创建神学院于巴黎，即巴黎大学的前身。现在，索尔朋只是巴黎大学的一部分。——译注

勒格朗趁保管克莱斯利耶藏稿之便，把笛卡尔书信加以清点检视，排列了年月日顺序。应该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他于1704年逝世时（大致上与巴伊叶逝世同时），他能够完成的只是把克莱斯利耶发表的那三集书信加了注释^①。有位哲学教授姓马米翁的，勒格朗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是移交给他的，也于次年去世。笛卡尔遗稿，包括巴伊叶曾予利用、却从未予以刊印的“羊皮书”，统统交给了勒格朗的母亲。从1706年起，竟都不见了踪迹，以后再也没有找到。

巴伊叶写道，笛卡尔先生相信，灵魂和肉体“都需要一种束缚，才能够被约束在应有的界限以内，才能够使它们依据上帝规定给它们的命令发挥其功能。因此，凡是涉及不属于自然所及和人的理性所及范围之物，他都力求把自己的心智压缩在一种奴顺之中，使心智永远俯首帖耳于信仰耶稣基督、俯首帖耳于‘他’的教会的权威；至于他的肉体，他采取砍去他认为足以损害灵魂的一切的办法，使肉体从属于灵魂。”到了18世纪，笛卡尔不再是这样一副灵魂导师的模样，一变而为叛道者的形象，一心一意要“砸烂迷信的枷锁”。笛卡尔的遗体从瑞典运回法国之后，从1667年起安葬在山顶圣日内维埃芙教堂^②；国民公会想把它从教士们手下夺来，迁移至先贤祠，安放在伏尔泰、卢梭和马拉的身旁^③。王政复辟之

① 《形而下学和数学遗稿》（包括《指导心灵的原则》）出版于1701年，只是由于荷兰出版商的努力；他们利用了留存在荷兰的那些抄本。《探求真理》的对话，亦复如此，虽然它已列入斯德哥尔摩清理登记单上。对于这些抢救工作，巴伊叶和勒格朗都未作出贡献。

② 仪式是在教士们参加和协助下举行的。不过，路易十四禁止大学总监发表对“新哲学”的颂词。

③ 国民公会是项法令，从未实施。

后,大家知道,他终于安息在牧场圣日耳曼教堂^①,同两位虔诚的本笃会教士在一起。

在围绕着一具尸体而长期纷争的过程中,最明智的意见也许莫过于执政时期一位议员发表的了:他要求立法院暂缓作出决断,“让笛卡尔生死都在其本人著作之中吧”。但是,只是在唯灵论者把这位伟人重新抢过去之后,维克多·库赞才利用勒格朗遗下的那些宝贵摘记,进行了整理笛卡尔书信的工作,接着又把前此只在国外发表过的论著搜集起来。他于1824至1826年,即笛卡尔逝世后175年,出版的11卷集,第一次向法国公众呈现了《论方法》的作者的将近齐全的全集。

至此,尚待进行的就是恢复对笛卡尔生平的研究了。这一研究丝毫不见进展,此时他去世已经百年有余。又过了三十多年,才有了新的东西。1859年,一位学者——傅歇·德·卡瑞尔伯爵动念前往汉诺威,就地发掘莱布尼兹当过总管的皇家图书馆。

傅歇讲述:“首先我发现在一个前所不知的柜子里有许多未经登记的手稿,其中有一部笛卡尔早期作品,是一篇拉丁文论文。……把它同阿姆斯特丹版笛卡尔《遗稿》^②比较,我确认这篇论文不是别的,正是原已刊行的《指导心灵的原则》的手稿。……《原则》……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莱布尼兹在致贝努义的信中告诉我们:这篇论文是他所收藏的笛卡尔佚篇之一。……我就又寻找,很快就在尘封中夹杂在莱布尼兹自己的数学手稿里边找出了……笛卡尔的《思考》。”

这些“思考”,傅歇·德·卡瑞尔以 *Cogitationes Privatae*^③ 为

① 译者曾于1984年去教堂意欲瞻仰,未能找到。——译注

② 指前面提到的《形而上学和数学遗稿》。——译注

③ “内心的思考”,不是《玄想》*Meditationes*,见下文自明。——译注